

# 四川金川县刘家寨遗址2011年发掘简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金川县文物管理所

关键词：四川金川县 川西北高原 刘家寨遗址 马家窑文化

**KEYWORDS:** Jinchuan County, Sichuan Northwestern Sichuan Plateau Liujiazhai Site  
Majiayao Culture

**ABSTRACT:** The first excavation of the Liujiazhai site, jointly conducted from September to November 2011 by the Sichu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long with other institutes in the prefecture and county, revealed six houses, five hearths, 11 kilns, and 134 midden pits. A great variety of artifacts were also retrieved, including objects made of pottery, stone, bone, shell, and tusk, as well as faunal and floral remains. The typical assemblage of pottery vessels consists of jars, basins, bowls, and vases. The site dates from 5300 to 4700 BP.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resemble those of contemporaneous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in the upper Min River valley and Gansu. The site provides new data for the exploration of prehistoric interaction and population movement in the upper Yangtze and Yellow Rivers in the Hengduan Mountains.

刘家寨遗址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二嘎里乡二嘎里村，地处绰斯甲河与支流磨子沟交汇处的二级阶地上，地理坐标为东经101°32′、北纬31°47′，海拔约2630米（图一）。2010年3月，为配合绰斯甲水电站建设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该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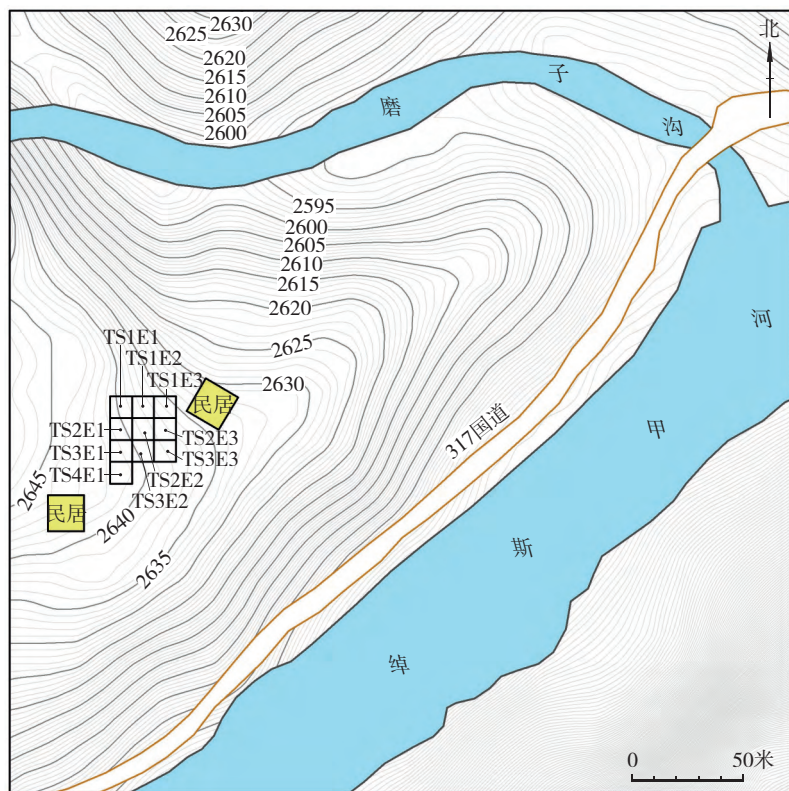
图一 遗址位置示意图

并采集到部分石器和陶器标本<sup>[1]</sup>。2011年9~1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金川县文物管理所对该遗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布设正北向10米×10米探方10个，揭露面积1000平方米（图二），清理房址、灰坑、陶窑、灶等百余处遗迹，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牙器及动物骨骼、植物果核等遗物。

## 一、地层堆积

发掘区内的地层堆积较复杂，已统一划分为五层。现以探方TS1E2南壁剖面为例介绍此处的地层堆积情况（图三）。

第1层：灰褐色沙土，土质疏松，厚0.1~0.15米，含大量植物根茎、角砾、少量现代瓦片、塑料薄膜和早期陶片等。H1~3、H5、



图二 遗址周边地形及发掘区位置图

H10~13、H18、H26、H34、H35、H44、H45叠压于该层下。

第2层：浅黄褐色沙土，土质疏松，厚0.1~0.22米，出土灰褐及红褐色陶片、动物骨骼等。H50~52、H62叠压于该层下。

第3层：黄褐色沙土，土质较紧密，厚0.2~0.65米，含大量烧土颗粒和灰烬，出土灰褐及红褐色碎陶片、动物骨骼等。H57、H83、H95、F3、Y1叠压于该层下。

第4层：灰黑色沙土，土质较疏松，厚0~0.15米，含较多碎石块、料礓石及炭屑，出土灰褐及红褐色陶片、动物骨骼等。H74、H86、H88、H93、H106、H107叠压于

该层下。

第5层分布零星，不见于此剖面。第4层以下为略带沙性的黄色生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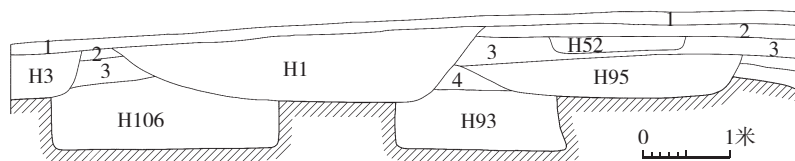
## 二、遗迹

本年度清理的遗迹共156处，包括房址6座、灶5座、陶窑11座、灰坑134个。除发掘区中部被一个现代取土坑破坏较为严重外，这些遗迹密集分布于发掘区内，尤以西侧集中，遗迹间相互叠压、打破关系较复杂（图四）。房址依平面形状可分为长方形和圆形，建筑方式包括挖基槽起建和垫土

后深挖柱洞起建两种类型，墙体可分为木骨泥墙和石块垒砌墙。陶窑规模均较小，保存状况较差，多数仅剩火膛，少数保留有操作间、火口、火道、窑算和窑室底部。灰坑的平面形状多呈圆形或椭圆形，部分形制不规则，剖面多呈锅底状和直筒状，袋状坑少见。部分灰坑的壁和底部加工痕迹明显，据痕迹推测加工工具可能为石铲、木棍和尖锄类。坑内堆积多为含草木灰较多的沙土，夹杂红烧土和炭粒。灶集中分布于发掘区西侧，十分简易。以下择要介绍部分典型房址、陶窑和灰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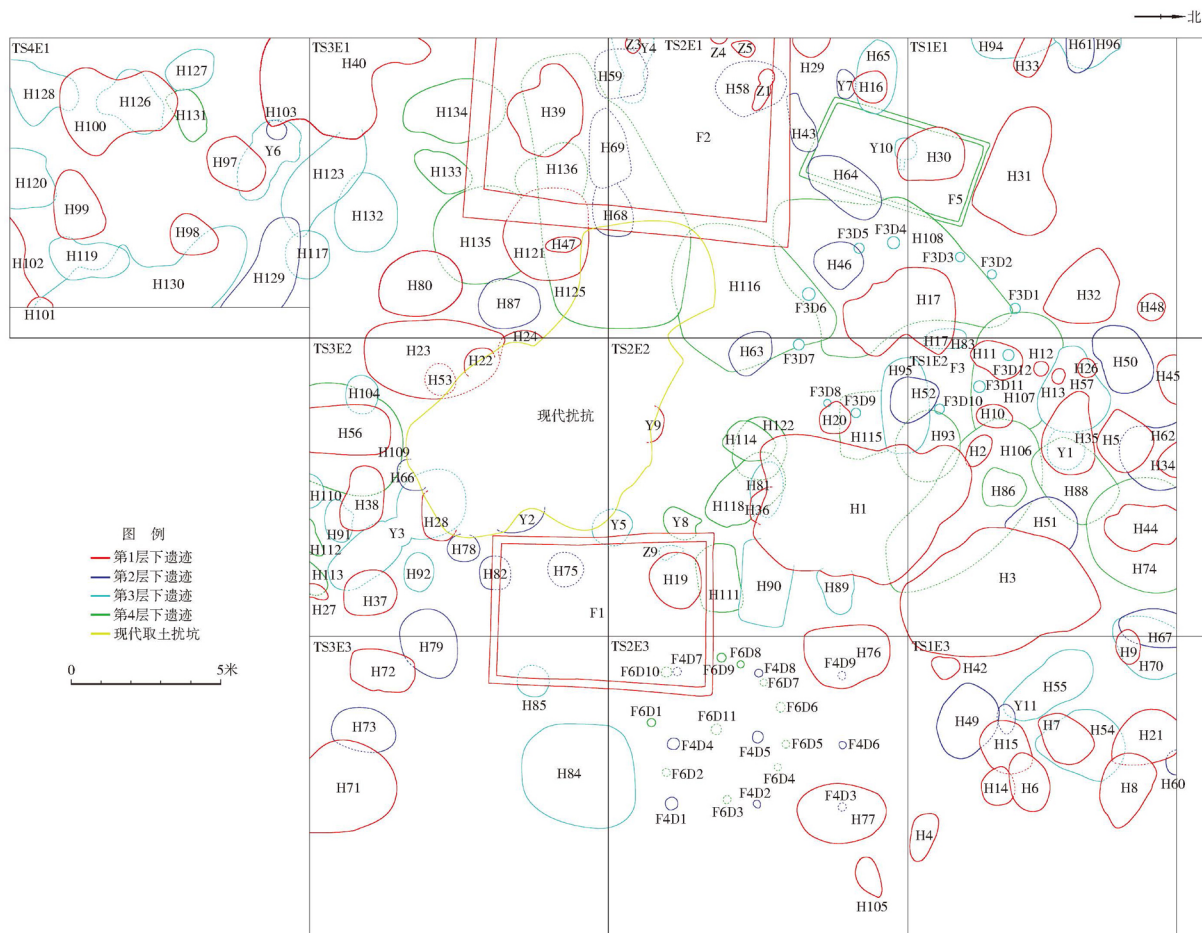
### （一）房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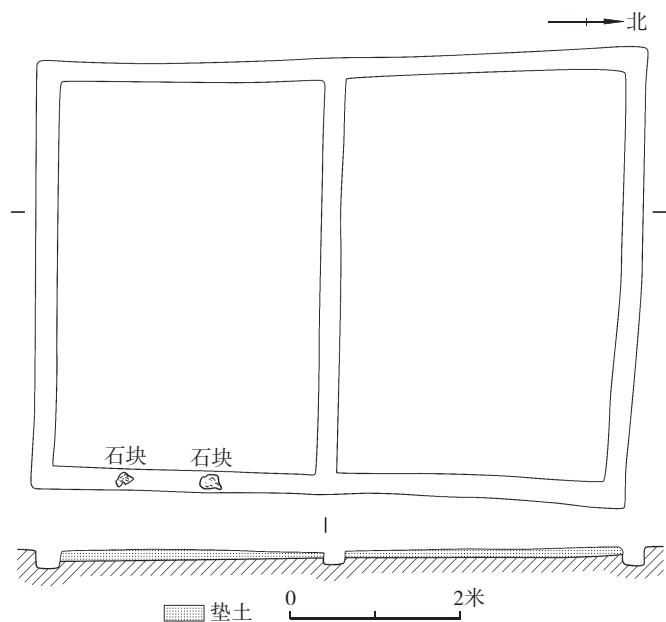
F1 位于TS2E2、TS2E3、TS3E2、TS3E3四个探方内，各跨四个探方的一个角，叠压于第1层下。平面呈长方形，南北两开间，面阔7~7.3、进深5~5.2米（图五）。由于受



图三 TS1E2南壁地层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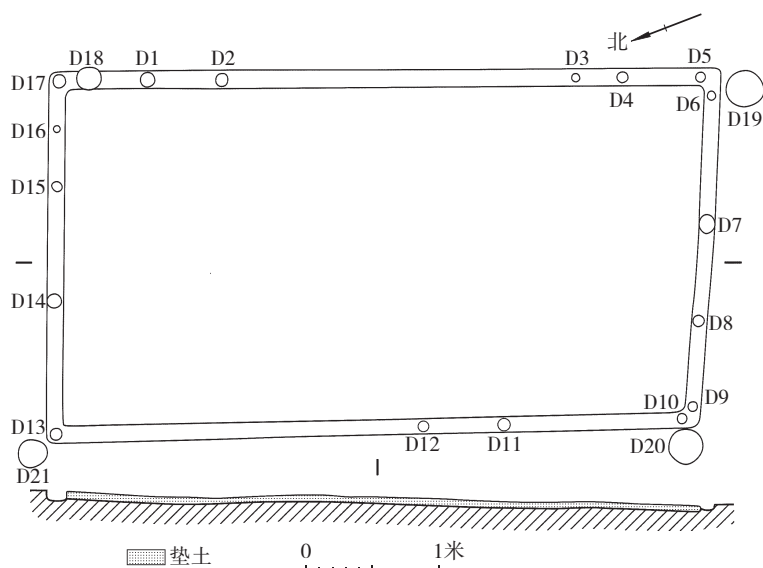
1.灰褐色沙土 2.浅黄褐色沙土 3.黄褐色沙土 4.灰黑色沙土





图五 F1平、剖面图

到后期破坏，门道不清楚，每间房内是否有小隔间也不甚明了。墙基为浅基槽结构，宽0.2~0.3、深0.15~0.2米。基槽内不见柱洞，槽内堆积中含较多红烧土颗粒和少量石块。室内地面残存垫土厚0.1~0.15米，南面房间的西南角有厚约0.02米的红烧土颗粒堆积。房内堆积中出土有陶盆、陶罐、陶壶、陶钵、石刀和骨锥等。



图六 F5平、剖面图

F5 位于TS1E1南边中部和TS2E1北边中部，叠压于第4层下。平面呈长方形，面阔5、进深2.6~2.68米（图六）。室内地面仅存一层厚约6~8厘米的垫土，房屋倒塌堆积、居住面、灶坑等皆不存。基槽较浅，宽0.1~0.12、深0.03~0.05米。共发现柱洞21个，平面皆呈较规整的圆形。17个小柱洞（D1~17）分布在基槽内，直径0.08~0.1、残深0.04~0.13米。房址东北角的基槽内和其余三个角的基槽外各有一个较大的柱洞（D18~21），直径达0.25~0.35、残深0.04~0.2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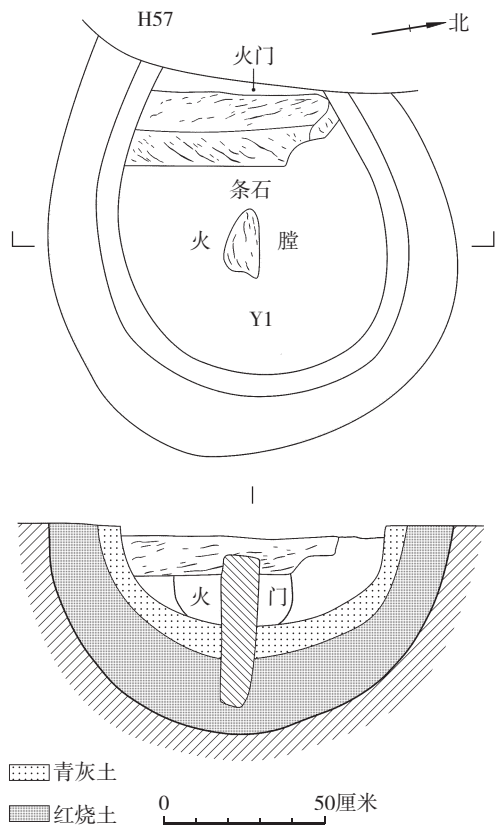
## （二）陶窑

Y1 位于TS1E2中部，叠压于第3层下，被H57打破。仅存火膛和火门。火膛平面略呈椭圆形，长轴残长1.16、短轴1.24、深0.65米。火门呈半圆形，上部有一块横置的条形石块。火膛呈锅底状，中央有一竖置的楔形条石。火膛壁表层为厚约0.06米的青灰色土，内层为厚约0.18米的红烧土。火

膛内的倒塌堆积为青灰色草拌泥烧土块，部分烧土块残留有圆孔状算眼（图七；图八）。

Y6 位于TS4E1北部，叠压于第3层下。残存火膛、火道和窑室底部。残存部分呈不规则椭圆形，东西长2.95、南北宽0.4~1.6、深0.55~0.95米。窑室高于火膛，火膛打破生土及其下的角砾层，呈坑状，火膛内为废弃的灰烬堆积。火膛与窑室相连部位的两侧各有一条火





图七 Y1平面、剖视图

道，并在窑室后部相连，形成环形火道，火道内壁有明显的锯齿状窑算。窑室顶部被破坏，仅存底部和火道外圈的烧土。火道温度最高，烧土略呈青红色，余下窑室及火膛上部烧土皆呈红色（图九；图一〇）。

### （三）灰坑

**H57** 位于TS1E2中部偏西，叠压于第3层下。平面呈不规则圆形，坑壁呈直筒状，直径2.45~2.9、深0.56米（图一一）。西北侧坑壁上有凹槽状工具痕迹。坑内堆积为黑褐色沙土，含青灰色砂石、砾石块、炭粒、陶片、兽骨和红烧土块。出土遗物有陶环、陶球、石铤、石筭等。

**H80** 位于TS3E1东部，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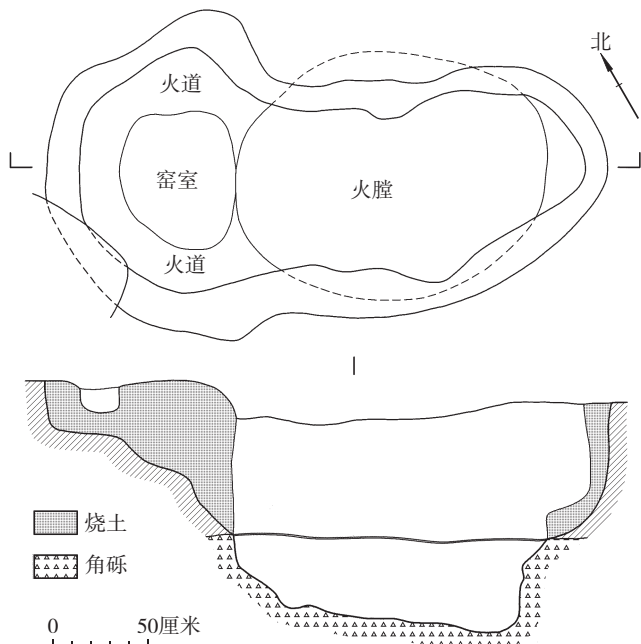


图八 Y1（西→东）

延伸至探方外，叠压于第1层下。平面呈椭圆形，坑壁中下部略内收。长轴2.78、短轴2.3、深1.3米（图一二）。坑内堆积为灰褐色沙土，夹杂有黑灰色土和青灰色砂石，土质松软，含炭粒、陶片、兽骨、石块等。出土遗物有陶盆、陶罐、陶杯、陶环、陶球、石刀等。

## 三、出土遗物

刘家寨遗址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牙器和动物骨骼、植物果核等，其中陶器、石器最为丰富。陶器以褐



图九 Y6平面、剖视图



图一〇 Y6 (西南→东北)

色陶系为主，罐、盆、钵数量最多，另有尖底瓶、壶等，彩陶数量占比较少。石器多数磨制，如刀、斧、铤等，也有相当数量的细石器。以下分类选择部分典型标本加以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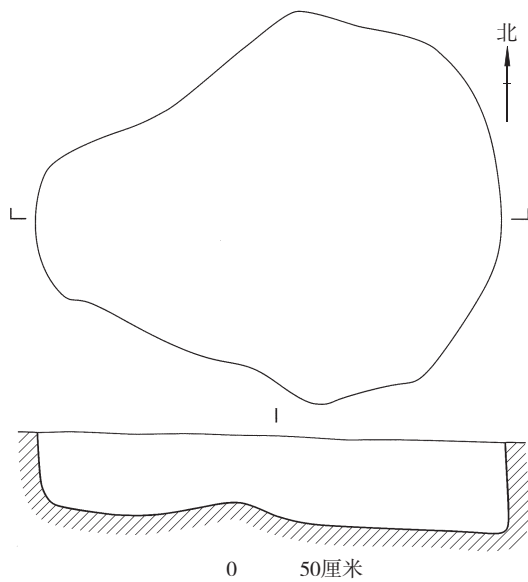
#### (一) 陶器

可分为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类，前者占比较大。泥质陶以灰陶、灰褐陶、黄陶为主，红陶较少。夹砂陶以灰褐陶、灰陶和褐陶居多，另有极少量胎体较厚的磨光黑皮陶。此外，彩陶占一定比例。器类以平底器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的尖底器，偶见圜底器，假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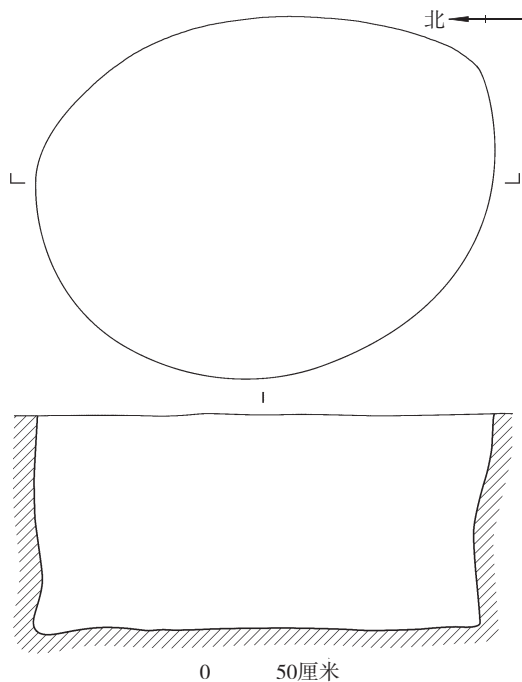
足器极少见，不见三足器和圈足器。器形以各类罐、钵、盆为大宗，尖底瓶、平底瓶、壶次之，此外还有器盖、环、器座、筭、纺轮、支垫、陶球等。纹饰主要有绳纹、刻划纹、刻划纹交织形成的网格纹、弦纹、抹光条带纹，另见少量戳印圆圈纹、齿状压印纹、瓦楞纹，附加堆纹比较常见，还有少量泥丁装饰（图一三）。

罐 数量较多，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较少。夹砂陶的胎料多为颗粒大小不一的页岩砂粒、小石粒和较大的石英块。罐的唇部多为方唇或方圆唇，唇上压印绳纹或压制成花边状，口颈残片及腹部残片多见附加堆纹。罐的腹部有弧腹和鼓腹之分，底多为平底，有的底微内凹，部分内、外底饰刻划竖线纹、绳纹和网格纹。以下分夹砂罐和泥质罐进行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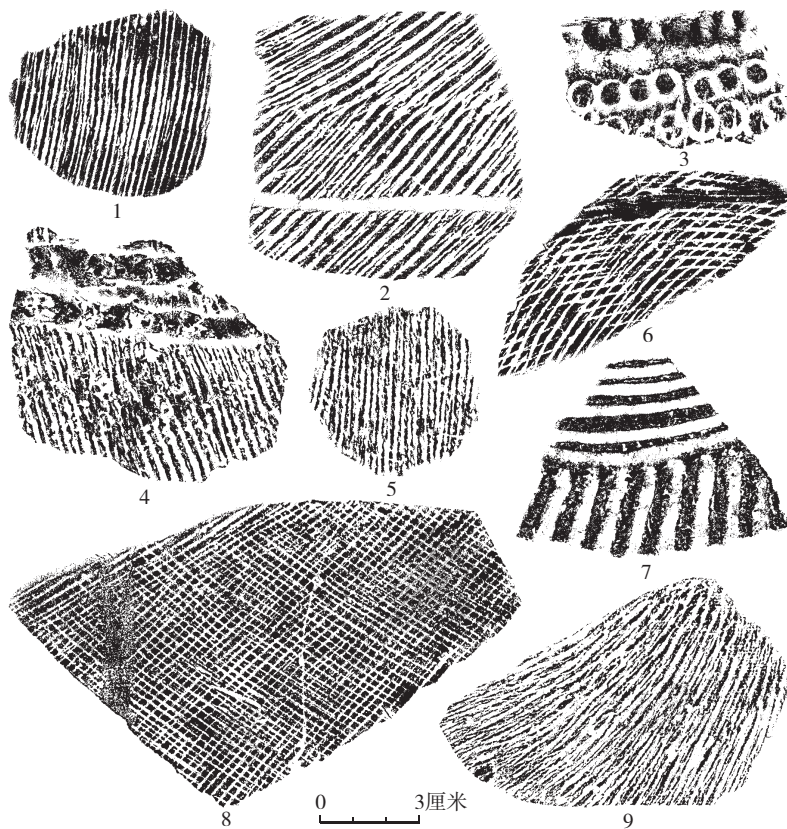
夹砂罐 据口沿、颈部、肩部特征和纹饰的不同分为五型。



图一一 H57平面、剖视图



图一二 H80平面、剖视图



图一三 出土陶器纹饰拓本

1、5、9.绳纹 (H133 : 16、TS3E1④ : 7、H65 : 24) 2.弦断绳纹 (Y3 : 60) 3.戳印圆圈纹 (H127 : 107) 4.附加堆纹和绳纹 (TS4E1① : 177) 6、8.刻划网格纹 (Y3 : 36、H86 : 17) 7.细泥条堆塑瓦楞纹 (TS4E1① : 178)

I式：沿面弧度较大，束颈明显。H134 : 8，黄褐陶。外壁饰绳纹。口径26、残高10.8厘米（图一四，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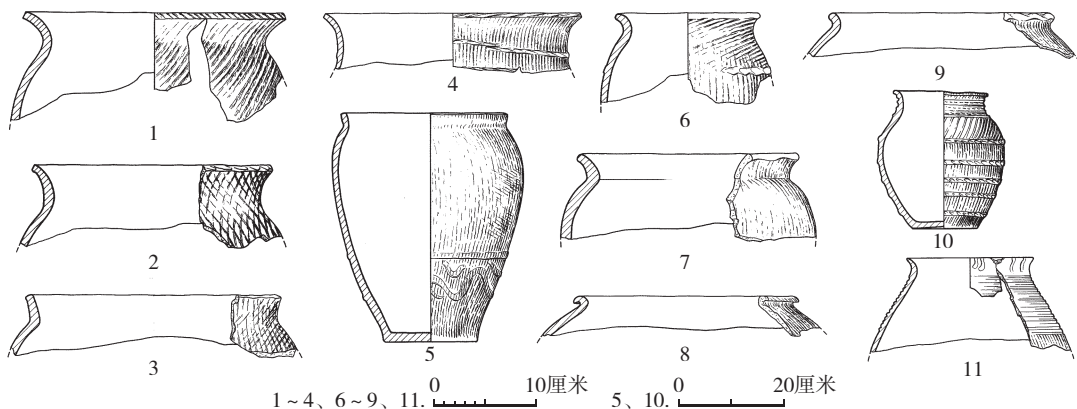
II式：沿面弧度较小，束颈较明显。TS3E1④ : 5，黄陶。外壁饰方格纹。口径24、残高8.4厘米（图一四，2）。

III式：斜沿上仰，微束颈。Y10 : 1，灰白陶。上腹微鼓，下腹弧收，平底。通体饰绳纹，下腹饰一道附加堆纹，其下贴附长短不一的弯曲泥条，附加堆纹和泥条上均压印绳纹。口径31.6、底径18、高42.8厘米（图一四，5；图一五）。TS4E1③ : 16，红褐陶。外壁饰方

A型：宽卷沿，压花方唇，束颈较长。外壁多饰绳纹和方格纹。据口沿和颈部特征分为四式。

格纹。口径24、残高6厘米（图一四，3）。

IV式：微卷沿，长颈略束。TS4E1② : 32，红褐陶。胎较薄。颈部饰有压花泥条。



图一四 出土夹砂陶罐

1.A型 I式 (H134 : 8) 2.A型 II式 (TS3E1④ : 5) 3、5.A型 III式 (TS4E1③ : 16、Y10 : 1) 4.A型 IV式 (TS4E1② : 32) 6.B型 I式 (H106 : 22) 7.B型 II式 (TS2E3③ : 4) 8.C型 I式 (H106 : 26) 9.C型 II式 (TS4E1② : 31) 10.D型 (TS4E1② : 26) 11.E型 (TS4E1① : 11)





图一五 A型Ⅲ式夹砂陶罐（Y10：1）

直径23、残高6厘米（图一四，4）。

B型：沿面较窄，圆唇，束颈略短。外壁多饰绳纹。据唇部和肩部的特征分为两式。

I式：圆唇较薄，溜肩。H106：22，黄褐陶。卷沿。肩部有两个对称的压花短泥条。外壁口颈部饰斜绳纹，下接竖绳纹。口径14、残高9厘米（图一四，6）。

II式：厚圆唇，鼓肩。TS2E3③：4，灰褐陶。折沿。外壁饰竖绳纹。口径22、残高8.9厘米（图一四，7）。

C型：窄卷沿，圆唇，短束颈，广肩。外壁多饰竖向细绳纹。据沿部特征分为两式。

I式：卷沿外翻。H106：26，红褐陶。口径22、残高4厘米（图一四，8）。

II式：卷沿上仰。TS4E1②：31，红褐陶。口径22、残高4.5厘米（图一四，9）。

D型：微卷沿，沿面较窄，圆唇，长颈略束，弧肩。外壁饰瓦楞纹、压花附加堆纹和绳纹。TS4E1②：26，灰褐陶。鼓腹，最大径在腹中部，平底微内凹。从口沿至肩以下以竖向绳纹为底纹，颈部饰四道瓦楞纹，肩部饰斜向竖条状瓦楞纹，腹部饰五道压花



图一六 D型夹砂陶罐（TS4E1②：26）

附加堆纹。口径18、底径12.8、高25.6厘米（图一四，10；图一六）。

E型：窄卷沿，尖圆唇，短束颈，斜肩。外壁饰细泥条和刻划凹槽纹。TS4E1①：11，红褐陶。外口部贴有间距不等的竖向细泥条，上腹饰十七道刻划凹槽纹。口径12、残高8.8厘米（图一四，11）。

泥质罐 尖圆唇。据口沿、颈部特征分为两型。

A型：侈口，束颈。据沿部特征分为三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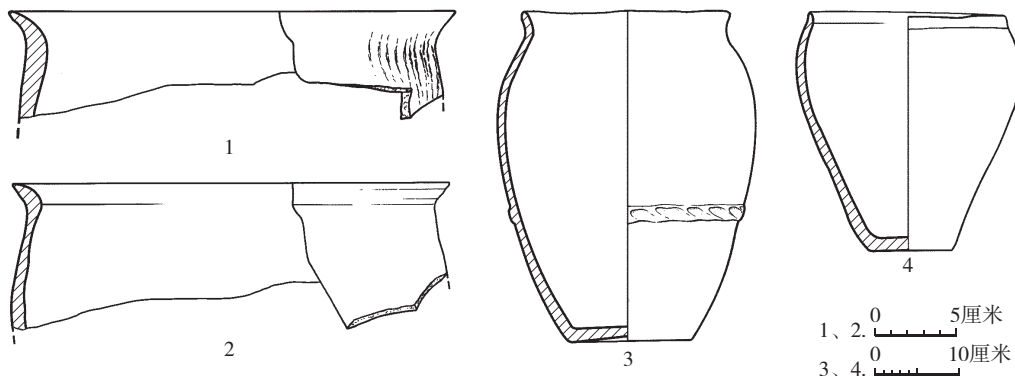
I式：卷沿，沿面较平。H106：24，红褐陶。口径28、残高6.8厘米（图一七，1）。

II式：折沿，沿面较平。TS4E1④：34，红褐陶。口径28、残高9.4厘米（图一七，2）。

III式：卷沿，沿面上仰。H123：33，灰陶。上腹略鼓，下腹弧收，平底微内凹。器表磨光，下腹饰一道压花附加堆纹，外底有不甚整齐的细绳纹，内底亦可见绳纹。口径24.8、底径14.8、高38.8厘米（图一七，3；图一八）。

B型：近直口，矮直颈。TS4E1③：10，灰黄陶，外施红褐色陶衣。上腹微鼓，下





图一七 出土泥质陶罐

1.A型Ⅰ式(H106:24) 2.A型Ⅱ式(TS4E1④:34) 3.A型Ⅲ式(H123:33) 4.B型(TS4E1③:10)



图一八 A型Ⅲ式泥质陶罐(H123:33)

腹内收,小平底。器表磨光,外底有模糊的交错绳纹。口径23.6、底径10、高28.4厘米(图一七,4;图一九)。

钵 数量较多。多数为泥质陶,夹砂陶少见。多为素面。器内壁多刮抹得较平整,而外壁特别是下腹部刮抹粗糙,不甚平整。据腹部的不同分为四型。

A型:浅弧腹。据口部的不同分为三式。

Ⅰ式:直口。TS1E2④:2,泥质黄陶。圆唇,斜弧腹中下部微内收,平底。外底有绳纹。口径14.2、底径6.4、高5.4厘米(图二〇,2)。

Ⅱ式:口微敛。TS1E2③:10,泥质褐



图一九 B型泥质陶罐(TS4E1③:10)

陶。圆唇,上腹略鼓,下腹斜收,平底。口径18.1、底径6.8、高6厘米(图二〇,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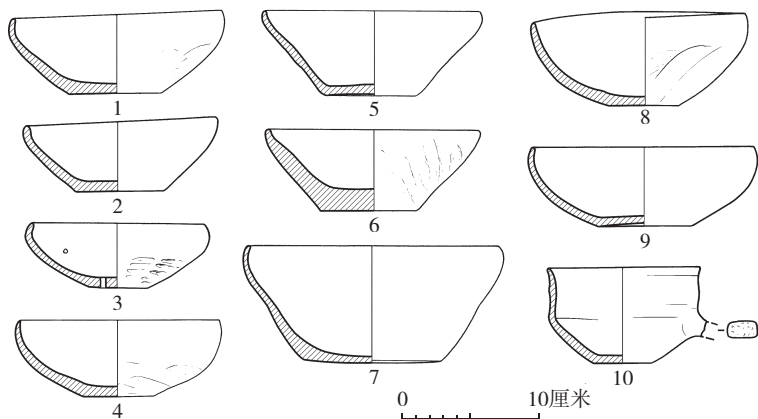
Ⅲ式:敛口。H50:1,泥质黄陶。尖圆唇,上腹圆鼓,下腹斜收,平底,底部有一圆形钻孔。口径12.4、底径4.2、高4.6厘米(图二〇,3)。

B型:深曲腹。据口部的不同分为三式。

Ⅰ式:敛口。TS1E2④:10,泥质褐陶。尖圆唇,平底。口径18.2、底径10、高8.4厘米(图二〇,7)。

Ⅱ式:口微敛。H86:1,泥质红褐陶。尖圆唇,平底。口径16、底径6.8、高6.2厘米(图二〇,5)。

Ⅲ式:敞口。F3:12,泥质灰褐陶。圆唇,平底。口径15.8、底径7.2、高6厘米



图二〇 出土陶钵

1.A型Ⅱ式(TS1E2③:10) 2.A型Ⅰ式(TS1E2④:2) 3.A型Ⅲ式(H50:1)  
4.C型Ⅱ式(H79:1) 5.B型Ⅱ式(H86:1) 6.B型Ⅲ式(F3:12) 7.B型Ⅰ式(TS1E2④:10)  
8.C型Ⅰ式(H107:3) 9.C型Ⅲ式(H51:1) 10.D型Ⅰ式(TS1E3①:1)

(图二〇, 6)。

C型：弧鼓腹。据整体形制的不同分为三式。

I式：直口，小平底。H107:3，细泥红陶。圆唇较薄。口径15、底径4.8、高6厘米(图二〇, 8)。

II式：口微敛，下腹略曲，大平底。H79:1，泥质黄褐陶。尖圆唇。口径14.2、底径5.4、高5.8厘米(图二〇, 4)。

III式：口微敛，大平底。H51:1，泥质灰褐陶。圆唇，底微内凹。口径16.4、底径7.2、高5.8厘米(图二〇, 9)。

D型：折腹。TS1E3①:1，细泥灰陶。直口微侈，尖圆唇，高领，下腹部有一残断的把手，小平底。口径11.2、底径4.2、高7

厘米(图二〇, 10)。

盆 数量和种类较多。以泥质陶为主，胎质细腻。器表多磨光，素面，少量盆的沿面刻划三条、两条为一组的短竖线。有的盆肩部有鸡冠耳，偶见乳丁状耳。据口沿的不同分为五型。

A型：宽卷沿外翻。

H134:9，泥质黄褐陶。

敞口，尖圆唇，束颈。口径32、残高5.6厘米(图二一, 1)。

B型：卷沿，沿面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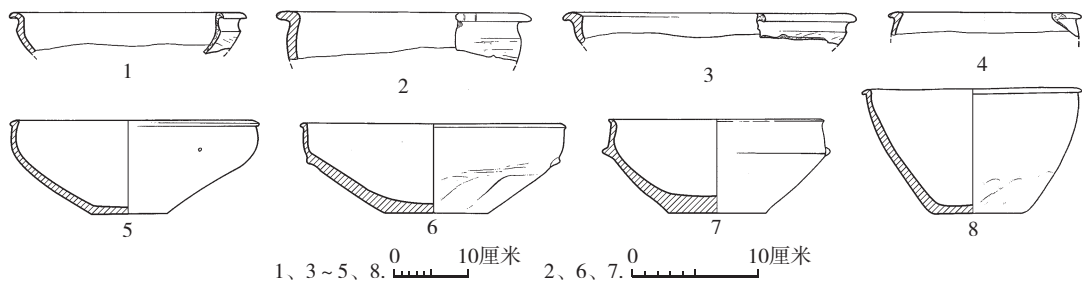
宽。据口沿不同分为三式。

I式：沿面较平，内侧圆弧。H116:57，泥质灰陶。直口，圆唇，束颈。口径21.2、残高4.8厘米(图二一, 2)。

II式：沿面弧鼓，内侧弧折。TS4E1③:15，泥质灰陶。敞口，尖圆唇，束颈。口径36.2、残高4.2厘米(图二一, 3)。

III式：外沿微下垂，沿内侧折收。TS1E2②:4，泥质黄褐陶。敛口，尖圆唇。口径26、残高4厘米(图二一, 4)。

C型：窄沿平折。H65:1，泥质灰陶。敛口，圆唇，曲腹，平底。肩部和近底处各有一个小圆孔。素面。口径32.4、底径9.5、高12.8厘米(图二一, 5)。



图二一 出土陶盆

1.A型(H134:9) 2.B型Ⅰ式(H116:57) 3.B型Ⅱ式(TS4E1③:15) 4.B型Ⅲ式(TS1E2②:4) 5.C型(H65:1)  
6.D型Ⅰ式(TS2E3④:3) 7.D型Ⅱ式(H121:1) 8.E型(H116:106)



图二二 D型 I式陶盆 (TS2E3④:3)

D型: 窄沿微卷。据口部的不同分为两式。

I式: 直口, 圆唇。TS2E3④:3, 泥质褐陶。上腹弧鼓, 鼓腹处有两个对称的凸耳, 下腹斜收, 平底。素面。口径22.1、底径9.3、高7.4厘米 (图二一, 6; 图二二)。

II式: 敛口, 尖圆唇。H121:1, 泥质灰褐陶。上腹折, 折腹处有两个对称的凸耳, 下腹斜收, 平底。素面。口径19.8、底径8、高7.7厘米 (图二一, 7)。

E型: 窄卷沿略外翻。H116:106, 细泥黄陶。口微敛, 尖圆唇, 深弧腹, 大平底。素面。口径30、底径12.9、高16.5厘米 (图二一, 8; 图二三)。

小口尖底瓶 数量较少, 完整器更少。皆为泥质陶, 少量夹细砂。依口部形态分为两型。

A型: 重唇口。据内、外唇的变化分为两式。

I式: 内唇高, 口微侈。H134:7, 灰褐陶。口径7、残高2.6厘米 (图二四, 1)。

II式: 内唇退化严重, 内、外唇之间不太明显的浅槽, 敛口。TS1E2③:18, 灰陶。口径8、残高11厘米 (图二四,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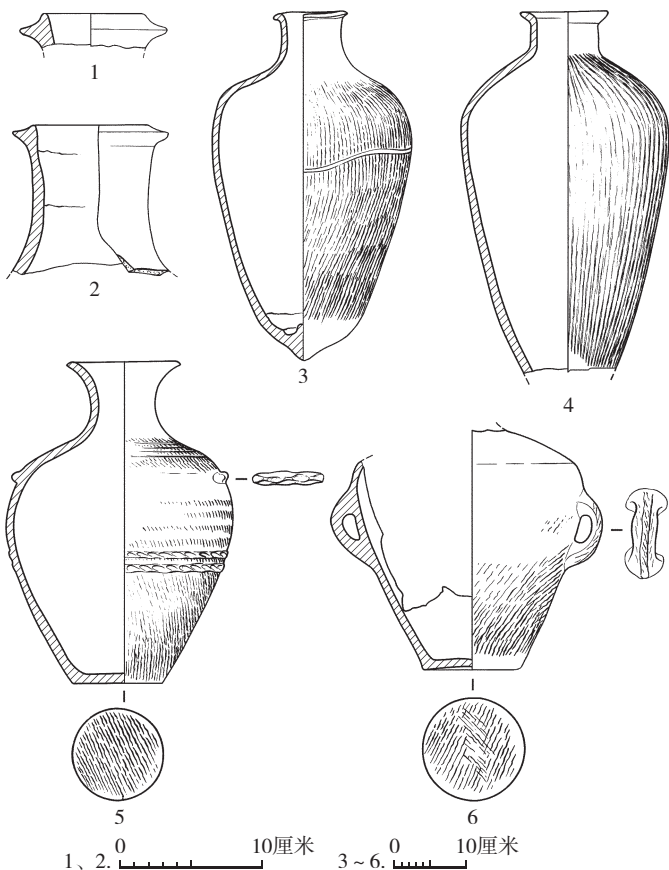
B型: 喇叭口。据肩部的不同分为两式。

I式: 鼓肩。H116:107, 灰



图二三 E型陶盆 (H116:106)

褐陶。尖圆唇, 束颈略长, 中下腹微曲。内底正中有一泥凸。口、颈部抹光, 肩部至下腹饰竖向绳纹, 上腹有一道压花泥条, 其下有两道抹压条纹, 近底处和底部抹光。口径10.8、高49厘米 (图二四, 3; 图二五)。



图二四 出土陶器

1.A型 I式小口尖底瓶 (H134:7) 2.A型 II式小口尖底瓶 (TS1E2③:18) 3.B型 I式小口尖底瓶 (H116:107) 4.B型 II式小口尖底瓶 (F3:10) 5.A型壶 (F1:6) 6.B型壶 (Z9:3)





图二五 B型 I式陶小口尖底瓶 (H116 : 107)

Ⅱ式：溜肩。F3 : 10, 灰褐陶。尖圆唇, 短直颈, 斜弧腹下部残。口、颈部抹光, 从颈肩交汇处至下腹饰竖向细绳纹。口径10.8、残高53厘米 (图二四, 4)。

壶 数量较少。据肩、腹部特征分为两型。

A型：鼓肩, 弧腹微鼓。F1 : 6, 泥质灰陶, 夹细砂。尖圆唇, 喇叭口, 束颈稍长, 肩部有两个对称的鸡冠耳, 平底。口、颈部抹光, 肩部以下饰竖向绳纹, 绳纹被抹光多道, 中腹饰两周压花附加堆纹, 外底有平行细绳纹。口径16、底径12.8、高45.2厘米 (图二四, 5; 图二六)。

B型：折肩, 斜弧腹。Z9 : 3, 泥质灰褐陶。口、颈部残。上腹有两个对称的桥形耳, 平底。肩部以上抹光, 上腹残存少量绳纹痕迹, 下腹饰斜向细绳纹, 外底有平行细绳纹。底径14、残高33.6厘米 (图二四, 6)。

敛口瓮 皆为泥质陶, 器表磨光。敛口, 口外部有一周较深的细凹槽。据唇部特



图二六 A型陶壶 (F1 : 6)

征分为两型。

A型：尖圆唇。据唇部厚薄分为两式。

I式：唇部较厚。H134 : 6, 灰褐陶。口径32、残高4.4厘米 (图二七, 2)。

Ⅱ式：唇部较薄。TS3E1④ : 4, 黄褐陶。口径34、残高5.2厘米 (图二七,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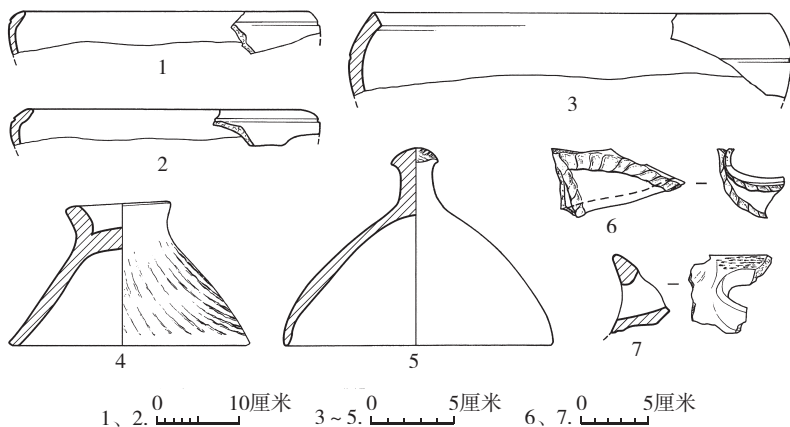
B型：方唇。TS3E1④ : 31, 灰褐陶。口径24、残高5.2厘米 (图二七, 3)。

带流盆 皆为残片。H108 : 32, 夹砂灰白陶。流较短, 流顶封口。残长6厘米 (图二七, 7)。TS4E1② : 28, 泥质黄褐陶。流口残存一半, 流顶不封口。残长9.6厘米 (图二七, 6)。

器盖 覆钵状。据盖钮的不同分为两型。

A型：圈钮。H46 : 1, 夹砂灰陶。敞口, 盖壁斜直。外壁和圈钮内侧皆饰绳纹, 圈钮内底饰整齐的绳纹。口径15.1、高8.9厘米 (图二七, 4)。

B型：蘑菇形钮。H106 : 21, 泥质灰陶。口微敛, 盖壁斜弧。素面。口径16.4、高11.8厘米 (图二七, 5)。



图二七 出土陶器

1. A型Ⅱ式敛口瓮 (TS3E1④: 4) 2. A型Ⅰ式敛口瓮 (H134: 6) 3. B型敛口瓮 (TS3E1④: 31) 4. A型器盖 (H46: 1) 5. B型器盖 (H106: 21) 6、7. 带流盆 (TS4E1②: 28、H108: 32)

**彩陶器** 以红褐陶为主, 少量为灰褐陶。多在盆、钵、瓶等器表施黑彩, 内彩较少, 从绘制手法看比较成熟。彩陶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为较鲜艳的黑彩, 不易脱落, 这一类陶胎较致密, 硬度较高; 另一类黑彩较稀疏, 且陶胎疏松, 硬度较低, 色彩容易脱落。彩陶图案主要有弧线纹、弧线三角纹、变体鸟纹、平行条带纹、网格纹、圆点纹、垂幔纹、水波纹、草卉纹等。

**彩陶瓶** 皆残。H80: 9, 腹片。泥质红褐陶。器表施黑彩。主体图案残存三个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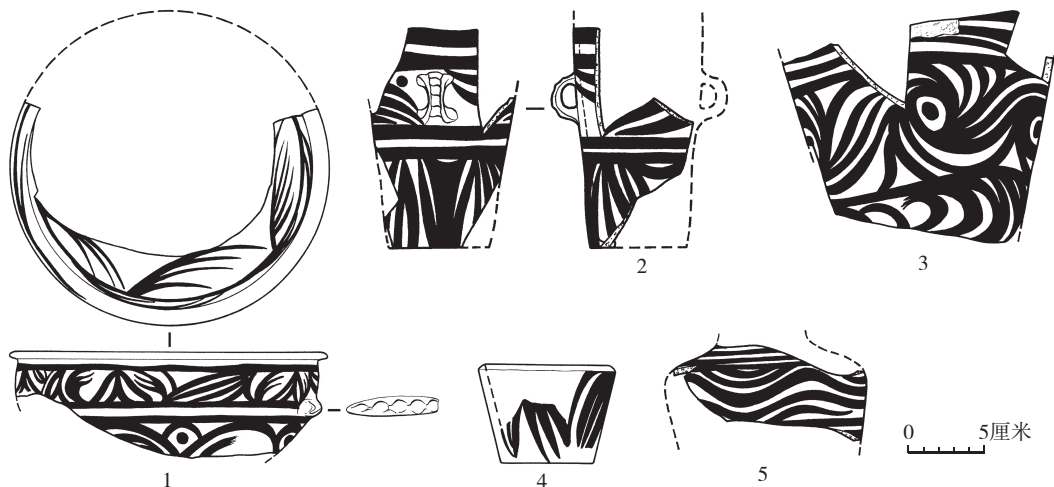
续的变体鸟纹, 上部有三周黑彩带, 下部绘勾弧纹 (图二八, 3)。

H3: 2, 仅存下腹和器底。泥质黄褐陶。施黑彩。腹部有两个对称的桥形耳, 耳上饰压花状附加堆纹, 耳上部有两周黑彩条带, 耳附近绘斜弧线和圆点纹, 耳下部有两周黑彩带, 黑彩带下方绘弧线和弧线三角纹 (图二八, 2)。

TS3E1③: 96, 肩部残片。泥质橙黄陶。施黑彩。颈部至肩部绘环状条带纹, 上腹绘曲波纹 (图二八, 5)。

**彩陶盆** H53: 1, 泥质黄褐陶。平折沿, 尖圆唇, 上腹微鼓, 中腹残见一鸡冠耳, 下腹斜收, 底残。器表绘黑彩。口部花纹已模糊不清, 上腹主体图案为草卉纹和花瓣纹, 下腹主体图案是圆点弧线纹。器内壁的黑彩色泽已淡, 仍可辨为草卉纹 (图二八, 1)。

**彩陶杯** TS1E1④: 7, 泥质红褐陶, 外施红褐色陶衣。敞口, 斜方唇, 斜直壁, 平



图二八 出土彩陶器

1. 盆 (H53: 1) 2、3、5. 瓶 (H3: 2、H80: 9、TS3E1③: 96) 4. 杯 (TS1E1④: 7)

底。外壁遍绘黑色弧线纹，色泽较淡薄。口径9、底径6.6、高6.8厘米（图二八，4）。

（二）石器 石质主要有硅质岩、石英、石英砂岩、页岩和板岩，包括磨制和打制石器两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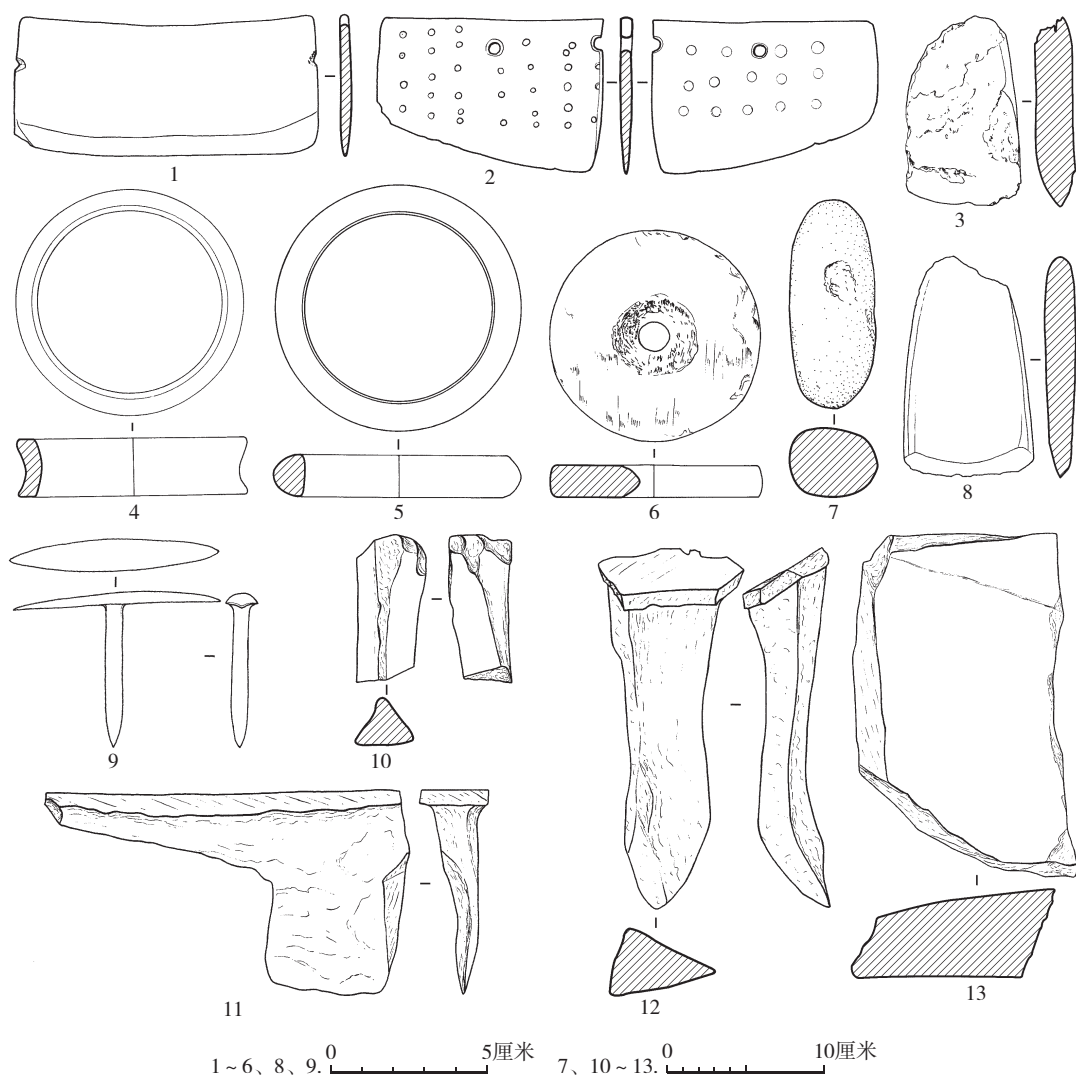
1.磨制石器 以刀最为常见，铤、斧、环次之，凿、磨盘、磨棒、砺石、石球、镞、纺轮、璧、钏、筭数量较少。

刀 数量较多，基本形状为长方形，按具体形态不同分为两型。

A型：刀身无穿孔，两侧有缺口。TS2E1③：9，刀背微内凹，刃微弧。长9.5、高4.6、最厚0.4厘米（图二九，1；图三〇）。

B型：刀身有穿孔。TS1E1②：1，残存两个穿孔，刀身两面布满成排分布的圆形凹坑，两面凹坑大小不同，弧刃凸出。残长6.9、高5、最厚0.4厘米（图二九，2）。

铤 TS3E3②：3，深褐色。梯形，顶端残，侧边微弧，弧刃。长7、宽4.1、厚1厘米（图二九，8）。



图二九 出土石器

1.A型刀（TS2E1③：9） 2.B型刀（TS1E1②：1） 3.斧（H49：1） 4.钏（TS1E1④：6） 5.环（H134：1） 6.纺轮（TS1E1④：4） 7.磨棒（TS3E1②：2） 8.铤（TS3E3②：3） 9.筭（Y6：1） 10.砺石（H108：19） 11.带柄斧（TS4E1①：2） 12.鹤嘴锄（H107：10） 13.磨盘（Y11：1）





图三〇 A型石刀 (TS2E1③:9)



图三一 石斧 (Y6:1)

斧 H49:1, 灰绿色。梯形, 顶端残, 侧边较平直, 弧刃。长6、宽3.8、厚1.2厘米 (图二九, 3)。

磨盘 Y11:1, 青灰色。呈不规则长方形, 一角缺失, 盘面内凹, 盘底不平整。长22、宽14.6、厚5.4厘米 (图二九, 13)。

磨棒 TS3E1②:2, 灰白色。圆柱状, 两端较中间稍细, 端头皆圆。长12.8、厚5.3厘米 (图二九, 7)。

砺石 H108:19, 青白色。长条状, 横截面呈三角形。长9.4、宽4.5、厚4厘米 (图二九, 10)。

纺轮 TS1E1④:4, 圆形较规整, 两面平, 侧边微弧, 双面钻出中心圆孔。直径6.6、厚1.5厘米 (图二九, 6)。

筭 Y6:1, 青灰色。呈“T”形, 弧顶, 下端尖锐。通体磨制精细。顶长6.6、高4.9厘米 (图二九, 9; 图三一)。

环 H134:1, 乳白色。环身横截面呈半圆形。外径7.8、内径6、厚1.2厘米 (图

二九, 5)。

钏 TS1E1④:6, 黄白色。矮筒状, 束腰。上口径7.3、下口径7.2、高2.1、厚0.6厘米 (图二九, 4)。

2.打制石器 以带柄斧和鹤嘴锄最具特色。

带柄斧 TS4E1①:2, 青灰色。柄部一面为自然面, 平坦光滑, 其余面皆为打制。柄长14.5、宽4厘米, 斧身长13.2、宽8.4、厚2.6厘米 (图二九, 11)。

鹤嘴锄 H107:10, 青灰色。长条状, 横截面呈三角形。下端呈鸟喙状, 上端较粗, 顶部斜平。长23、宽9.4、厚5.3厘米 (图二九, 12)。

#### 四、结 语

本次发掘初步揭示了刘家寨遗址的文化面貌, 为深入认识川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增添了新的材料。经初步整理研究, 我们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 刘家寨遗址的文化堆积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以夹砂陶罐的阶段性变化最为明显。第一阶段A型Ⅰ式夹砂罐胎体多厚重, 硬度较高, 麝和料以较大的角砾颗粒为主, 且器表所饰绳纹为粗绳纹, 网格纹方格单位大, 各类纹饰较为规整, 压花附加堆纹不多见。第二阶段A型Ⅱ式夹砂罐胎体较第一阶段变薄, 麝和料与第一阶段一致, 但器表所饰纹饰变细, 较第一阶段不太规整; 陶罐颈部、腹部开始流行饰一周压花附加堆纹。第三阶段A型Ⅲ式夹砂罐陶胎麝和料多见细小的白色云母片, 器表进一步流行压花附加堆纹。

第二, 从川西北地区看, 刘家寨遗址出土陶器与茂县营盘山<sup>[2]</sup>、汶川姜维城<sup>[3]</sup>、理县箭山寨<sup>[4]</sup>、马尔康哈休<sup>[5]</sup>和孔龙村<sup>[6]</sup>等遗址出土器物相近, 文化内涵比较一致。皆出土少量具有马家窑类型风格的彩陶片; A型和B型夹砂罐、小口长颈罐、B型平沿盆、C型卷沿

盆、D型小圆唇盆，以及A型和B型小口尖底瓶等器形，在上述遗址中都能见到。但是刘家寨遗址中的A型卷沿折肩陶盆、B型陶器盖、A型石刀、骨柄石刃刀等遗物在上述遗址中不见或极少见。由此可见，虽然同处川西北地区，同时期诸遗址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但位于大渡河流域上游的刘家寨遗址和位于岷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文化面貌上仍存在差异。

第三，刘家寨遗址采集样品的碳十四测年为距今5300~4700年。以各类钵、卷沿盆、重唇口小口尖底瓶等陶器和以波浪纹、变体鸟纹、弧线三角纹彩陶为代表的遗存，与甘肃境内的大李家坪三期遗存<sup>[7]</sup>、大地湾遗址四期遗存<sup>[8]</sup>、师赵村五期遗存<sup>[9]</sup>以及东乡林家遗址<sup>[10]</sup>的同类器比较相似，可以推定该遗址的文化内涵与甘肃境内同时期的相关遗存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附记：本次考古发掘领队为孙智彬，执行领队为陈苇，参加发掘的人员有匡汉斌、何强、李勤学、李俊、何存礼等，参加整理的人员有陈苇、匡汉斌、段家义、董玉伟、任瑞波、何强及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吉林大学的20余位学生。本文线图由赵建、曾令玲、刘真珍绘制，照片由江聪拍摄。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四川金川刘家寨遗址考古报告”（编号18AKG002）的资助。发掘期间金川县委、县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并多次到现场视察、慰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大伦、周科华、雷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陈学志、范永刚、邓勇等多次到现场指导工

作，谨表谢忱！

执笔者 陈 苇 任瑞波  
何 强 李勤学 李 俊

#### 注 释

-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金川县刘家寨遗址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2年第5期。
- [2]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出版社，2018年。
-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汶川县姜维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11期。
- [4] a.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四川理县汶川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5年第12期。  
b.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理县箭山寨遗址2000年的调查》，见《成都考古发现》（2005），科学出版社，2007年。
- [5]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等：《四川马尔康县哈休遗址2006年的试掘》，见《南方民族考古》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
- [6]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马尔康县孔龙村遗址调查简报》，见《成都考古发现》（2005），科学出版社，2007年。
- [7]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武都县大李家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见《考古学集刊》第13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
- [8]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6年。
-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 [10]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见《考古学集刊》第4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责任编辑 黄卫东）

## 本期要览

**四川金川县刘家寨遗址2011年发掘简报** 2011年9~1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刘家寨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清理房址6座、灶5座、陶窑11座、灰坑134个,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牙器及动植物遗存等。主要遗存的年代为距今5300~4700年,含有较多马家窑文化因素,为探索横断山脉地区黄河、长江上游古代文化的交流等提供了新材料。

**昆明市晋宁区金砂山墓地2015年发掘简报** 2015年4~7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金砂山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出30座竖穴土坑墓和1座砖室墓。竖穴土坑墓出土了双翼戈、矛、钺、铍、铍、镞、刻刀、卷刃器等铜器和镯、玦等玉器。竖穴土坑墓的年代大致为春秋时期,与典型石寨山文化(滇文化)存在差别,应该是一类特殊的遗存。砖室墓属东汉早中期。

**长沙市走马楼西汉古井及简牍发掘简报** 2003年11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配合当地建设工程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出一批古代水井。在8号井(J8)中出土了2191件竹木简牍,同出的还有一批陶器和建筑材料。这批简牍应为汉武帝时期长沙国第二代康王刘庸在位时的官方行政文书,对研究汉代法律制度的演变,尤其是诸侯王国的法制状况提供了珍贵资料。

**二里头文化下王岗类型及相关问题研究** 下王岗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年代属典型二里头文化三期和四期,可称为二里头文化“下王岗类型”,主要分布于鄂豫陕交界处的丹淅流域、鄂西北和荆襄地区。该类型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是二里头文化向鄂豫陕交界区域逐渐扩张的结果,其背后的原因除了掌控重要交通要道,也和获取这些区域丰富的绿松石、丹砂等资源有关。

**长沙走马楼西汉古井出土简牍概述** 根据长沙走马楼西汉古井出土的简牍材料,分别对西汉中期长沙国的县置新知、职官新名、狱讼文书、巡查劾状、赋税征收、文字异写与草化等六个方面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论证,将简牍内容与史实相比较,可以提出一些新看法,如草书的形成年代可以提前到西汉中期的武帝时代,初步揭示出这批简牍的重要历史价值。